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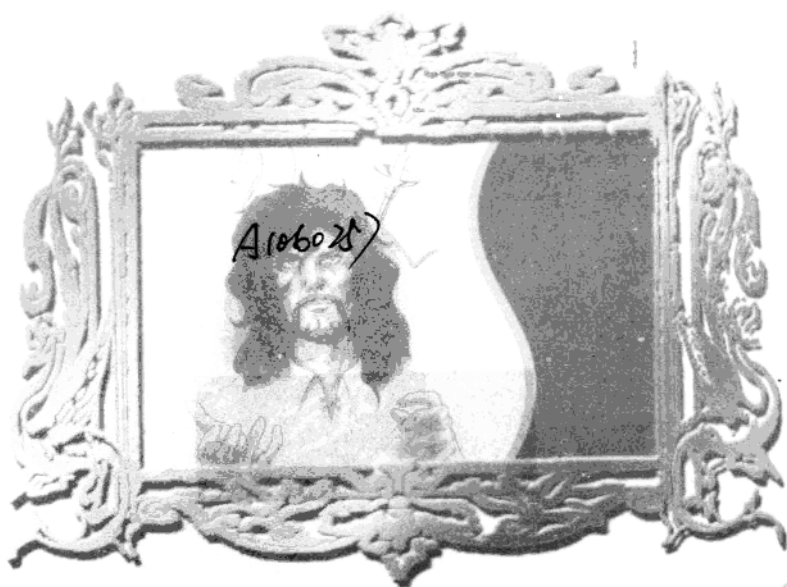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戈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王国典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红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 15:00 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迪涅城的过客	(5)
2. 卞福汝劝恶从善	(10)
3. 巴黎的爱情游戏	(16)
4. 蒙特伊的奇人	(20)
5. 突变的命运	(31)
6. 相依为命	(47)
7. 隐居修道院	(61)
8. 另一类赎罪	(70)
9. 父亲的影响	(77)
10. 贫穷是一个熔炉	(85)
11. 遭遇爱情	(95)
12. 风暴骤起	(111)
13. 参加起义	(121)
14. 心碎时分	(132)
15. 最后的抵抗	(148)
16. 救出马利斯	(156)
17. 欢快的婚礼	(167)
18. 冉阿让之死	(174)

内 容 提 要

冉阿让因为失业去面包铺偷了一片面包，被判了5年苦役，4次越狱，加重了他的服役期，19年过去了，刚释放的他受尽了屈辱和不公平的待遇。主教米里哀收留了他，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当警察逮住他把他送到主教家时，主教没有责备他，并说这些银器是送给了他的。这非凡的宽厚和慈爱让冉阿让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

冉阿让来到海滨城市蒙特伊，改名叫马德兰，他在这里开办工厂，大力改革技术，成了富翁。他救济贫民，受到市民拥戴。马德兰当选为该市市长。警官沙威曾在冉阿让那个苦役监做看守，他怀疑马德兰就是冉阿让，暗中调查。

马德兰工厂有个女工叫芳汀，15岁来到巴黎，被骗怀孕，生了个女孩珂赛特，寄养在德纳第家中，她的身世被发现，工厂开除了她，在德纳第的勒索下，她沦为妓女，因殴打一名花花公子，被沙威逮捕。马德兰从中干预把芳汀释放了。沙威告发了冉阿让。

冉阿让到法庭供认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冉阿让想把珂赛特领来后，再去服苦役，沙威兀然而至将他逮捕，芳汀受刺激当场死去。

冉阿让利用搭救海员的机会，跌入海中。他没死，他找到了德纳第，带走珂赛特，患难相依，认作父女，住在巴黎效区。调至

巴黎的沙威闻风而至。冉阿让带着珂赛特逃入一座修道院,在此当园丁,珂赛特在修道院渐渐长大。后来他们迁出修道院,在卢森堡附近安顿下来。在公园,珂赛特遇到马利斯,两人相爱。

巴黎人民爆发了起义。冉阿让赶到圣梅里,看见马利斯和会员们与政府军顽强的斗争。起义失败了,受伤昏迷的马利斯被冉阿让救出,沙威出现了,他内心极度矛盾,但他还是放走了冉阿让,自己跳塞纳河自杀了。

冉阿让在马利斯和珂赛特喜结良缘的第二天,把身世告诉了马利斯。当马利斯知道了救命恩人就是冉阿让时,冉阿让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看到银烛台,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作者简介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 - 1885),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生于法国东部的贝尚松。

他幼年时跟随父亲到过意大利、西班牙, 在西班牙开始受小学教育。雨果的母亲是波旁王朝拥护者, 对少年雨果影响颇深。波旁王朝复辟后, 雨果的父亲又宣誓效忠新统治者, 雨果跟随母亲回到了巴黎。

由于雨果家庭在复辟王朝统治下的政治利害关系, 也由于他母亲的影响, 雨果初期的创作有保守的倾向。

查理十世上台后, 变本加厉的反动统治反而使自由主义思潮日趋高涨, 在此背景上, 雨果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转变。

1827年, 他发表了著名的《〈克伦威尔〉序》, 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直到1840年, 他以丰富的戏剧、诗歌及小说创作显示出浪漫主义文学的实绩。

金融家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使雨果逐渐在政治上采取了和现实妥协的态度。

1851年, 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 宣布帝制, 大肆进行镇压, 雨果和他的政派发表宣言试图反抗, 但遭到失败, 政变后的12月11日, 他被迫流亡国外。

1870年, 拿破仑三世垮台, 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 凯旋地回到了巴黎, 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

1885年，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致哀，巴黎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葬礼。

其它主要作品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

1. 迪涅城的过客

1815年10月初的一天黄昏,有个旅客风尘仆仆地走进小小的迪涅城。此人40多岁,中等身材,长得壮实如牛,他衣衫不整,满身臭汗和尘土。

谁也不认识这个过路人。他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从海边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街道,正是7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往巴黎的路线。这个人一定很疲倦,也一定渴坏了。尾随着他的那些孩子,看到他没走多远,在集市广场的水泉边停下喝水。

他走向市政厅,进去以后,过了一刻钟又出来,进了城中最好的一家旅馆。老板正在给旅客准备丰盛的晚餐,他见门外走进一位陌生客人,问道:“先生住店吗?”

“吃饭睡觉。”那人回答。

店老板从上到下打量一下旅客,俯下身,对着他耳朵,用很不礼貌的口气说:“走开。”

那过客正要开口问原因,店主用威胁的口吻说:“走开,你要我说出你的姓名吗?你叫冉阿让,我刚派人问过市政厅,知道你是个苦役犯,赶快走开!”

过客拾起行李离开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没有一家饭店或旅馆接待他……到了晚上,他只能躺在街头的露天石椅上。

“这儿怎么能睡觉呢？”过路的一位老太婆指点他说，“您要是没钱去住旅店，那就去敲那扇门吧。”她指了指广场对面一所矮小的房子。

那房子是当地主教米里哀的，但人们都称他为卞福汝主教（“卞福汝”在法文中是“受欢迎”的意思）。

于是，过客敲开了“受欢迎”的门。

一个被称为马格洛太太的老妇人开了门，卞福汝主教和气地对过客说：“先生，您请坐，先烤烤火吧，等一会儿就安排您的床铺……”

“我是个苦役犯！您称我‘先生’！您不用‘你’称呼我！您是大好人。您是旅店老板，对吧？”

“我是住在这里的神父。”主教答道。

“一位神父！”那人又说道，“啊！大好人的神父！这样讲，您不要我钱啦？是本堂神父，对吧？这座大教堂的本堂神父？啊！我真笨……”

在他讲话的时候，主教过去把敞开的扇门关上。马格洛太太拿着一套餐具回来，摆到餐桌上。

“本堂神父先生，”过客又说，“您真好。您没有看不起我，让我住在您家中，还为我点上蜡烛。然而，不瞒您说，我叫冉·阿让，是个苦役犯。我已做了19年苦役，现在还得带一张黄纸通行证，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啊！”

“是啊，”主教接口说，“您从一个悲惨的地方出来。请听我讲。比起100个义人所穿的白袍来，一个忏悔的罪人流泪的脸，在上天能赢得更多的欢乐。您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如果对人抱着仇恨和激愤的念头，那么您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抱着慈善、温良与平和的念头，那么您就胜过我们所有的人。”

趁马格洛太太摆晚餐的功夫，先介绍一下好心人卞福汝主

教吧。

查理弗朗索瓦·卜福汝·米里哀先生 1815 年在迪涅任主教，当时已经 75 岁了，他是 1806 年起到迪涅城担任这一职务的。

早在 1804 年，米里哀先生当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甫。老神甫整日深居简出：有一天，皇帝来看望他舅父，恰巧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甫也在前厅候见。拿破仑发觉这个老者极为好奇地望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这老者是什么人，怎么这么看我？”

“陛下，”米里哀先生答道，“您看见一个老者，而我却看见一位伟人。我们相互都能长见识。”

这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问了这个本堂神甫的姓名。事后不久，米里哀先生便意外地被任命为迪涅主教。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还带了一个老姑娘，名叫巴蒂丝汀，那是比他小 10 岁的妹妹。他们只有一个仆人，被称为马格洛太太。

主教安顿下来之后，全城就等他布道了。

迪涅主教府同医院紧靠着。到迪涅 3 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骑驴来到旧主教城色内兹。当时他囊中空空，不能雇用别的坐骑。城市长官在主教府邸门前恭迎他，直眉瞪眼地盯着他从驴背上下来。富绅们在他周围不停地嘿嘿笑着。

“长官先生、各位富绅先生，”主教说道，“我清楚你们为什么反感，你们认为一个穷教士竟然如此妄自尊大，乘着耶稣—基督用过的坐骑。我要明确告诉各位，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爱慕虚荣。”

他谈起话来既严肃又慈祥；倘若缺少实例，他就打比喻，话尽管不多，可是非常形象化，这正是耶稣—基督的雄辩，自信不疑而又能说服人。

人们曾记得，他在大教堂里有过这样的讲道：

“我最亲爱的伙伴们、我的好朋友们：法国有 132 万农舍，都只开两个通口；有 1817000 农舍。都只开一个通口，就是一门一窗；还有 346000 座木棚，只开个通口——也就是一扇门。这种状况，纯粹是所谓的门窗税造成的。把穷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安排住进那些房舍里看看，准要得热症或别的疾病！唉！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让人出钱买空气。我不想指责法律，而我要颂扬上帝。在伊塞尔省、瓦尔省、上阿尔卑斯和下阿尔卑斯两省，人们连小板车都没有，粪肥要用人背着送到地里。他们没有蜡烛，只好点含树脂的枝子或蘸了树脂的绳子。多菲内地区整个山区全是如此。他们要把半年的面包做出来，用干牛粪烤好；到了冬天，面包要用斧头劈开，放进水里浸泡二十四个小时后才能吃。我的伙伴们，发发慈悲吧！看一看，你们身边的人生活多苦！”

主教对待上流社会和普通百姓，总是一视同仁。为此，他成了一个忙人。他天天要会见主教区秘书，天天要接见他的几位副主教。他还要处理繁忙的宗教活动。算得上日理万机，既对政府负责，又对教会负责。

与众不同的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

他既朴实又穷困，不属于头戴大法冠之列。他身边没有年轻教士，在巴黎也是“吃不开”的那种。没有一个年轻人想把自己的前程寄托在这个孤独的老人身上。他的那些议事司铎和副主教，都是和善的老头儿，跟他一样有些土气，跟他一样困守在这个教区里，无路通往红衣主教的职位：他们很像他们的主教，唯有一点不同：他们是完事的人，他是完成的人。

刚出神学院校门的青年，分到卞福汝主教手下任职，都明显感到难以成长壮大，纷纷找门路尽早离开，投向艾克斯或欧什的

大主教。因为，人人都想要发迹高升。陪伴一个过着清心寡欲生活的圣徒，是极其危险的；他可能把无可救药的穷困症传染给你，害得你腿关节僵硬，难以往前行进。这就是卞福汝主教身边冷冷清清的原因。

卞福汝主教是个平凡的人，他见到神秘问题的表象，并不想深究，也不会推波助澜，以免扰乱自己的思想，只是在内心对虚空缥缈的东西怀着深深的敬意。

晚餐很快摆好了。饭后，卞福汝主教向妹妹道过晚安，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将另一个银烛台交给客人，对他说：“先生，我来领您去睡觉的房间。”

主教将客人安置在床上新铺了白床单的房间。过客将烛台搁在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道，“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上动身前，您再喝一杯我们这儿的热牛奶。”

“谢谢，神父先生。”过客说道。

过了几分钟，这所小房子里的人都入睡了。

2. 卞福汝劝恶从善

大教堂的钟敲响了,这时才凌晨2点钟,过客冉阿让就醒来了。他早早醒来的原因是床铺太舒服了。差不多20年他没有在床上睡觉,这次虽然和衣而眠,还是感觉太新奇,反而睡不着了。

他开始想心思。他想到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个念头挥之又来,反复出现,驱赶其他所有念头。这个念头,说出来很简单:他注意到了马格洛太太摆到餐桌上的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

他的思想激荡起伏,犹豫不决,斗争了足足一小时。3点钟敲响了。他又睁开眼睛,一屁股坐起来,伸手摸了摸他放在屋角的旅行袋,然后,他放下双腿,两脚沾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坐在床上了。

他保持这种姿态,发了一会呆。整所房子都在沉睡中,唯有他醒着,坐在黑暗里,有人若是看到,一定会毛骨悚然。忽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子,轻轻放到床前的席子上,继而又恢复原来发呆的姿态,一动不动了。

他保持这种姿势,一直呆下去,假若不是挂钟敲了一下——是报一刻或者半点,或许会呆到天亮。一声钟响仿佛对他说:走吧!

他右手操起烛台,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朝隔壁的房门走去,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房间。到了门口,他发觉房门虚掩着。

主教压根就没有插上。

冉阿让侧耳细听。没有一点动静。

于是他推门。

房门完全敞开了。他壮着胆子朝房间里看一眼，里边没什么晃动。他侧耳细听，这所房子也没有一点动静，生锈的门合页的响声没有惊醒任何人。

初遇的危险过去了，可他内心仍旧惊恐万状。但是，他并不退却。他朝前跨了一步，进入隔壁房间。他站在床前目不转睛地注视老人。他那姿态和面部表情唯一明显的流露，是一种古怪的犹豫难决，就好像徘徊在两个深渊之间——即自绝和自救。他仿佛准备好击碎这个头颅，或者亲吻这只手。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把左手举到额头，摘下帽子，又同样缓慢地放下手臂。

突然，冉阿让又戴上帽子，不再看主教，顾着床快步走去，径直走到挨着床头隐约可见的壁橱；他举起铁钎，好像要撬锁；但是钥匙放在上面，他打开橱门，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盛银器的篮子；他抓起篮子，大踏步走过房间，不再小心谨慎，也不怕弄出声音了；他走到房门，又回到祈祷室，打开留户，操起棍子，跨过窗台，将银器倒进旅行袋里，扔掉篮子，穿过园子，像只猛虎似的跳过围墙，逃之夭夭了。

冉阿让像逃窜似的出了城。他脚步匆忙，慌不择路，压根没有发觉是在田野里原地兜圈子。

整个上午，他就是这样游荡，没有吃饭，也不感到饿。乱纷纷的新感触萦绕心间。

他感到无名火起，却又不知道冲谁发；难说他到底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不时萌生一股奇异的柔情，每次他都想压下去，拿他近20年来的冷酷无情与之对抗。

这种状态令他疲惫。他不安地看到,不公正的惩罚毁了他一生,在他内心所形成的凶险的冷静,渐渐动摇了。

他不由想到,能用什么取而代之呢?有时,他真希望事情不是这样,还不如让警察押进监狱,也免得让这事搅得意乱心烦。尽管已是晚秋,绿篱间还时有晚开的野花,他走过时闻到清香,便想起童年往事。那些往事长久没有再现,现在几乎不堪回首了。

太阳西沉了,照得地面上最小的石子也拖长影子。冉阿让坐在一片荆棘丛的后面,这是一大片红土平原,荒无人迹,只有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连远处的钟楼也不见。估计离迪涅有3法里。离荆棘丛几步远,有一条小路横贯田野。

他正思索的时候,忽然听见欢快的声音。他转头望去,只见小路上走来一个10岁左右的萨瓦小男孩,斜挎着一把手摇弦琴,背着套箱,裤子破洞里露出膝盖,是一个走村串乡的快活的乖孩子。

那孩子哼哼唱唱、时而停下脚步,抛着几枚铜钱做“抓子儿”游戏;那几枚铜钱大概是他的所有财富,其中有一枚银币,面值40苏。

孩子停到荆棘丛旁边,没有看到冉阿让;他相当灵活,抛起几枚铜钱,总能用背全都接住。可是这回失了手,40苏的钱币掉下去,朝荆棘丛滚去,到了冉阿让的脚边。冉阿让一脚踩住。

可是,孩子盯着钱币的目光,看见他的动作了。他一点也不吃惊,径直朝那人走去。

这地方寂无一人,只有掠过高空的一群飞鸟的微弱鸣声。孩子背对着夕阳,在日光中,他的头发变成缕缕金丝,而冉阿让的野蛮面孔血红血红。

“先生,”萨瓦孩子说,带着儿童那种既无知又天真的自信的

口气，“我的钱呢？”

“你叫什么名字？”冉阿让问他。

“小杰尔卫，先生。”

“走开。”冉阿让说。

“先生，”孩子又说，“把钱还给我。”

冉阿让低下头，不再理睬他。

“我的钱！”孩子叫道，“我的银币！我的银币！”

冉阿让似乎根本没听见。孩子抓住他的外衣领摇晃，同时用力要推开踩着他那宝贝的铁掌大鞋。

“我要我的钱！这是40苏钱！”

孩子哭了。冉阿让又抬起头。他一直坐着，现在眼神有点慌张。他有些惊异地打量小孩子，接着伸手去抓棍子，厉声喊道：“谁在这里？”

“是我，先生。”孩子答道，“小杰尔卫！是我！是我！请把40苏钱还给我！请您把脚移开，先生！”

“啊！又是你！”冉阿让说着，霍地站起来，可是那只脚始终踩着银币，他又补充说，“不要命啦，还不快逃！”

孩子吓坏了，盯着他，接着，就开始从头到脚打哆嗦，楞了几秒钟，这才撒腿拼命逃掉，没敢回头，也没有叫一声。

不过，他跑了一段距离，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停下；冉阿让在胡思乱想中，听到他哭泣。

又过了一会儿，孩子不见了。

太阳也落山了。

冉阿让四周逐渐昏暗。他一天没吃东西，或许他正发高烧。

他始终站在原处，自从那孩子逃走之后，他就没有改变姿势。他的胸膛起伏，目光投向十几米远，仿佛在专心研究掉在杂草中的一块蓝色旧瓷片的形状。突然，他打了个寒战，他刚刚感